

11月以来，似乎是一个适合于古琴的季节，空气中处处弥漫着秋的些许哀愁、寂静和淡雅。走过河边的小路，淡淡的秋季泥土的气息中，间或夹杂着一片片飘落的树叶，飞舞，落地……

月初，突然看到了一张关于古琴音乐会的海报。国内的古琴大师徐君跃先生要来内卡河畔的海德堡演出，还有个关于琴茶会的广告。心中突发奇想，不知道可不可以学习一些呢？哪怕一点点！古琴于我而言，一直是心里的梦想和追求，自去年痴迷古琴以来，去年回国在扬州张玉新先生琢琴堂买的古琴已经在自己幼稚的手下开始缓慢的进步了，有没有可能弹得好些，弹出些味道？！

电话打过去，发现竟然有些学琴缘分：最初邀请老师来的海德堡丝竹茶社主人自己也想学琴。这样我便有了难能可贵的在海德堡学古琴的二周时间。虽然课时费于还是学生的我着实有些贵，但是因为喜爱、因为难得，便顾忌不了太多了。



与古巴竖琴师Yancla

老师来海德堡那天，自己觉得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去火车站接。这种感觉就像是老师周末临走时候，觉得无论如何要赶去法兰克福送上飞机一样。即使是在这个物欲横流，一切都在改变的社会中，自己对于“尊师重道”，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理念的坚持，还是没有改变。也许正是这些才形成了所谓的我。

凭照片上看过的一点印象，在火车站我一眼就认出了老师，也算是缘分了。茶社负责人来的更早，却在站台上擦肩而过，反倒是我先接到老师。

第二天一早开始了海德堡学琴。虽然练习有一年，但因为来德后大多是自己琢磨，错误难免。第一节下来，手势等基本的错误就被纠正过来。晚上回家练琴时，先生直是感叹，音色、手势感觉完全不同了。这也鼓励了我学琴的热潮。其实，就古琴这种乐器而言，实在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乐器，一些知名的古琴曲更不是可以一撮而就的。但是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随名家学琴，还是颇值得拼命努力勤学一下的。一直以来，我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机会学习那些有缘分的乐器，这次，又是如此！

冬日寒冷的晚上，居住在柏林和从奥地利远道驱车赶来的读者，不完全是为了一睹女作家之芳容，领略女作家之风采，的确也是被女性作家的名气和作品魅力的潜心召唤。在柏林文化交流中心，一股暖流涌动着，温暖和抚慰着每一位朝拜者的心，悉听这位来自中国陕西的女作家周瑄璞娓娓道来，介绍她的处女作《夏日残梦》和刚刚在国内大型文学杂志《芳草》发表的新作《房东》。

周瑄璞，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人丁》、《夏日残梦》、《我的黑夜比白天多》、《疑似爱情》，在《十月》、《作家》、《芳草》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她成熟中透着年轻的拘谨和期盼，她沉稳中揉捏着生命的忧郁和无奈。正像她一开始就道出写作于她的使命关联——写作是生命的需要。“我写作因为我忧伤，因为我脆弱”。

她是70后女作家，在她的身上看不到70后反叛、张扬的影子，相反是朴实、低调，更大气、优雅。《房东》正是这样一部短篇小说，从中看不到“70后”和“女性”特质的痕迹。《房东》是一描写靠收房租吃饭的拾得和“出租房客”的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



画廊音乐会

古琴悠扬内卡欢唱

古琴大师徐君跃先生来德交流侧记

吴若明

在短短两周内我一共上了六次课，四次我都是把自己的古琴带去的，虽然辛苦但感觉不一样。因为带琴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境遇：第一天学琴时，下午还要在内卡河边的Max-Weber-Haus马克斯·韦伯故居上艺术专业德文课。因为时间仓促，学琴后我便坐车直接赶到教室了。来得早，老师也还没有开始上课，却很感兴趣我带来的器乐，说课后希望一睹真容。就这样，在第一天的古琴课后无意中我把古琴展示给我这里的老师，海德堡大学欧洲艺术史老师Annette Wauschkuhn博士。于是，在海德堡古堡的对岸，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先生的故居中，我以尚不太熟悉的指法，用中国古琴，游走于中欧之间。事后回想起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之后聊天知道，这位老师还在学习气功，并且也关注中医。随老师的请求，我还把古琴碟片在下一周课后送给他。

11月5日古琴大师徐君跃先生在海德堡剧院画廊举办了第一场音乐会，随后又在海德堡Dringenberg女士传统中医诊所举办了古琴和音乐理疗兼茶道会，曼海姆音乐学校一场音乐会，在世界500强企业之一SAP公司总部举办了最后一场音乐会。此外还有几次在海德堡茶室&书坊举办了茶琴会和古琴雅集。

每一次音乐会，无论规模大小总有一些感兴趣的德国人前来。在画廊演出那场，德国人听后说太奇妙了！中国单线条旋律，竟也能奏出如此丰富和美妙的音乐。甚至一些欧洲的长笛、小提琴、竖琴等艺术家或制琴师，在音乐会后都诚挚的感谢徐老师的古琴音乐。专程赶来的古巴竖琴师Yancla女士，与徐君跃大师相互交流并互赠CD。曾经多年前



徐君跃大师在SAP企业专场古琴音乐会上

在中国跟随徐老师父亲徐匡华先生学琴的德国气功养生协会(Medizinische Gesellschaft für Qigong Yangsheng e.V.)的Gisela Hildenbrand女博士甚至还背着古琴来听音乐会，并特意转交了数年前和徐匡华老先生合影的老相片。而我则自告奋勇做了一个简短的关于古琴和徐君跃老师兼浙派古琴的德语报告，希望能够让中国文化的精粹得到应有的尊重。

作为中国古琴学会常务副会长，当代浙派古琴代表和传承人的徐君跃先生，每曲弹的自然是很好的。几场演出我都坐在最前排，这和数年前在北京大学大礼堂以特价学生票于末排聆听大师李祥霆先生弹古琴时候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偶尔还担当了一小部分的介绍和交流翻译，很高兴自己可以有机会做这样积极有益的事情。

最后一场在SAP公司的演出来的人很多，除了部分德国人外主要是在SAP的中国员工，气氛很好。但我也发现，即使是中国人也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古琴。那天晚上我特意做了中德双语的解说。其实每场下来，都有华人听众在感谢老师之余也向我致谢，说是长知识了，这也让我觉得好开心。

很想提及住在路德维希希港的Andreas Gebharb Mann先生，我们在半年前一个朋友的生日上遇到过。同样是海德堡大学艺术史专业在读博士生，不同的是，我主攻东亚艺术史而他则是欧洲艺术史。此外他还辅修工艺建造学和欧洲古代史学。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制琴师，有专门的工作室，除了常见的小提琴和吉他外，他主要制造欧洲传统乐器鲁特琴(Laute)。同样是木制弹拨乐器，这种琴和琵琶很接近，却又有所不同，曾经流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演奏中。他很热心的帮助我修改演讲稿和幻灯片。他非常感兴趣中国古琴，并说要尝试制造。徐老师也在制琴上享有盛誉，在交流中回答了他很多专业的制琴知识。中国制造西方的钢琴也很久了，而欧洲制造中国古琴却还未听闻。籍于此真的很感谢徐老师的到来。古琴在中国有这样深远的发展历史，文化艺术底蕴，并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世界却欠缺对她的了解。能够将中国音乐带出国门，被世界所欣赏，得到尊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短短的两周时间过去了，11月20号一早，我和先生赶到法兰克福，和此次负责邀请老师和安排演出活动的两位负责人将徐老师送上归国的飞机。心情却迟迟不能平静，这两周内，无论是六次学琴，还是参加四场音乐会或者其他雅集，再或是陪同老师在海德堡观光时的对话，都给我带来了太多的震撼和遐想。学琴的时原以为会影响一些专业学习时间，最后却是促进能以更好的心态和状态去专业学习。

古琴，曾经遥远的梦想却在异乡这样的属于古琴的季节中熟悉亲近起来了。从2009年8月来德学习以来，我曾经参加了三场法兰克福领事馆国庆招待会的演出，领事馆主办的德国人中国绘画展开幕式演出，法兰克福河谷文化节，海德堡的德国艺术家画展开幕，春晚等等一系列的演出，无论是现在的葫芦丝、古筝还是将来或许的古琴，自己似乎总是喜欢努力学习西方艺术的同时，无意间将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向德国传播。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更何况音乐无国界，不需翻译的语言。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在专业上，我仍然致力于中国古代瓷器的研究，也算是文化艺术的传播吧。很多时候，无论在何处，无论世界怎样发展，怎样变迁，传统的精髓总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小资料：徐君跃先生是中国古琴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省级古琴传承人，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古琴专业委员会会长，西湖琴社社长，获得过中国古琴比赛金奖。



柏林王博士、本报记者、奥地利作家方丽娜、陕西作家周瑄璞（左四）、柏林的读者、现场德文翻译穆彦凝合影

我写作因为我忧伤

听女作家周瑄璞娓娓道来

本报记者NA NI-SCHÜLER

活状况。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畅广元教授高度评价道：“《房东》属于文学文化的写作”。她十年前的处女著《夏日残梦》是在非

常艰难的状况下完成的。那时她的孩子刚刚两岁，她白天要正常上班，回到家又要尽到贤妻良母的责任，没有时间就中断了心爱的写作，无法割舍的心情一直折磨我多年，一直等到孩子上了幼儿园，才被慢慢地解救，再次拿起文学青年之笔。

手中握着她送我的那本《芳草》杂志，在回来的路上一气呵成读完，久久不能释怀，我沉浸在遥远的中国陕西的那片土地，还有那里生存的人们和现实状况，不免忧心忡忡。心想，我们的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忧伤和脆弱，是因为生命的需要而写作而发表言论吗？如果都能率先关注我们现实的严峻，有一种民族的担当精神，引发人们去思考，提出社会遗忘的价值，唤醒文化的自觉和自信，那么我们在经济大国、人口大国之上，提升文化大国的精神和理念就可能不再是一句空话了。



周瑄璞（左一）向柏林中心主任贾建新（中）赠送书画